

League of the simplest and purest
minds.

"The English
there were
any American
American
challenged
members of
Congress, the
of Cabinet
such as would
another be
only of
minds. 20
81

中

国

人

的

精

神

To Miss El
from
as a slight
gratitude
pleasure

ded what
nations
was
light my
ness of
accidents
tion of
of America
but
and present
disturb
matter,
ing-sing
ion of
the
the

Peking June 22nd 1919.

辜鸿铭

著

孙永

译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辜鸿铭

著

孙永

译

中

国

人

的

精

神

A -
League of the simple and plain-
ness.

"The English
there were
any American
American
challenged
not that of
Congress.

where Subma
and the
months -
only by
manages
the
different
distinct

To Miss El
from
as a slight
gratitude
pleasure
to
to
to

Peking June 22nd 1919.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精神 / 辜鸿铭著；孙永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5
ISBN 978-7-5561-2816-7

I. ①中… II. ①辜… ②孙… III. ①民族精神—研究—中国 IV. ①C95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21380号

中国人的精神

ZHONGGUO REN DE JINGSHEN

著 者：辜鸿铭
译 者：孙 永
出版统筹：陈 实
监 制：傅钦伟
产品经理：田 野
责任编辑：李思远 田 野
责任校对：夏丽芬
装帧设计：异一设计

出版发行：湖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hnppp.com>]

地 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电话：0731-82683313

印 刷：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22年5月第1版

印 次：2022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80 mm × 1240 mm 1/32

印 张：7.25

字 数：10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561-2816-7

定 价：59.8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 录

序言	001
导论 好公民宗教	021
中国人的精神	035
中国的女性	105
中国的语言	137
约翰·史密斯在中国	153
大汉学家	165
汉学（一）	177
汉学（二）	193
附录：暴民崇拜宗教或战争及其出路	205

A -

League of the simplest and purest
minds.

"My English friends asked what
there were 序 言 言 言
any American 序 言 言 言
American 序 言 言 言
exchange, 序 言 言 言
neither of 序 言 言 言
Congress, neither of presidents
nor of Cabinet Ministers nor of
such as would make a promise
another law, etc. I think but
only of simplest and purest
minds. &c &c."

Exercises: 1. 1. 1. 1. 1.
- 1. 1. 1. 1. 1.

To Miss Ellen W. La Motte,
from the Hung-ming,
as a slight token of
gratitude for the
pleasure which the
reading of "Peking East"
has given THE firm.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Peking June 22nd 1919.

Preface

创作此书，意在阐明中国人之精神与中华文明之价值。从根本上说，一个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已然建造或能够建造多大规模的城市，多少恢宏的建筑，多么齐整的道路；不在于它所造出或能造出的家具是如何雅致舒适，仪器、工具和设备又是如何精妙实用；甚至也不在于它所发明的制度、所创造和发展的科学与艺术。衡量一个文明的价值，在我看来，最终要看：这个文明塑造了什么样的人，塑造了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唯有一个文明所塑造的男人和女人，才能真正展现这个文明的本质和个性，即这个文明的灵魂。而这些男人和女人所使用的语言，则又展现他们的本质和个性，即这些男人和女人的灵魂。有句关于写作的法国谚语这样说：“风格即人。”正是此意。为此，我将三个主题——中国人的精神，中国的女性，中国的语言——

作为本书前三章的标题，以此阐明中国文明之精神并彰显其价值。

除此之外，我又加了两章，用来说明，那些被视作权威的外国人实际上对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语言却并不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使得亚瑟·史密斯^①享有盛名，可作为一个美国人，他对中国人的理解缺乏深刻性。翟理斯^②博士被公认为“真正的汉学家”，但他也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身为英国人，他缺乏哲理洞察的能力，没有远见，知识也不够广博。我本想把我之前在上海《国家评论》上发表过的一篇评论文章也收入本书，但可惜的是，稿子找不到了。这篇文章是针对布兰德和白克豪斯合著的、关于慈禧太后的那本书所作的评论。在那篇文章中，我认为布兰德和白克豪斯那样的人不够率真淳

① 亚瑟·史密斯（Arthur H. Smith, 1845—1932）：中文名为明恩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1872年与妻子一起来到中国，是著名的传教士、汉学家。曾著有《中国人的性格》《中国的乡村生活》等书。

② 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5）：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编著和翻译有《华英字典》《古今姓氏族谱》《中国的文明》等。

朴——他们都过于精明，跟其他现代人一样，容易歪曲事实。所以，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女性，更无法理解中国文明所造就的女性最高典范——慈禧太后。想要真正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必然要具备深厚、博大和淳朴的人格。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特征就是：深厚、博大和淳朴。

在我看来，美国人博大、淳朴但缺乏深度，英国人深厚、淳朴却不博大，德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深厚、博大，却不淳朴，他们都很难真正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只有法国人，能够真正理解并且已经很好理解了中国人和中国文明（法国驻华领事西蒙所著的《中国城》是用欧洲语言书写的关于中国文明的最好作品。剑桥的罗斯·狄金森教授亲口对我说，他正是受此书启发，才写出著名的《“中国佬”信札》）。法国人，尽管缺乏德国人与生俱来的深度，缺乏美国人的博大和英国人的淳朴，但却拥有一种有助于他们真正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超凡的思想品质——优雅。而优雅正是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除前述三种特质之外的

另一个主要特质。很大程度上，除了古希腊文明中可窥一斑，很难在欧洲别的地方再找到这种优雅。

因而，学习中国文明，美国人会变得深厚，英国人会变得博大，德国人会变得淳朴。并且，无论是美国人、英国人还是德国人，通过研习中国文明、中国的典籍和文学，他们都将获得那种心灵特质：优雅。而法国人学习中国文明，不仅能收获深厚、博大和淳朴，他们本已拥有的优雅也将有更进一步的发展。我深信，研习中国文明、中国的典籍和文学，对欧美各国人民都大有裨益。因此，我在本书中增添了一个章节，专门针对学习中国语言的方法做出论述。这篇论述是三十年前我从欧洲归国后立志学习中国文明时所作，但愿能对那些想要学习中国语言和中国文明的人有所帮助。

最后，我将《暴民崇拜宗教或战争及其出路》这篇讨论时政的文章收作本书附录。讨论时政是一种危险行为，但我之所以执意如此，是因为它能够展现中国文明的价值。我想证明，学习中国语言、中国典籍、中国文明不应该只

是汉学家的爱好，它也将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难题，挽救欧洲文明于危难当中。

在这篇文章中，我致力于揭示这场战争爆发的道德诱因，因为除非找出导致战争的道德根源并加以修正，否则就很难找到解决的方法。我试图证明，英国的暴力崇拜和德国的强权崇拜是这场战争的道德诱因。并且，我更着重强调了暴力崇拜，因为暴力崇拜最终导致了强权崇拜。事实上，正是英国乃至整片欧洲大陆的暴力崇拜，才滋生了如今人人愤恨、极端残暴的德国军国主义。

首先，我要说的是，就德意志民族的道德品性来看，他们对正义的热爱，对非正义的同等憎恨，对所有混乱与无序的憎恶，才使得德国人信任且崇拜强权。所有热爱正义、憎恨非正义的人都愿意信任和崇拜强权，苏格兰人卡莱尔就是一例，因为他有着与德国人相同的道德品性，他对于非正义的憎恨也异常强烈。为什么说英国的暴力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正是由于德国人的道德品性，对非正义、混乱和无序的极端恨意使得他们无法忍受英国的

暴力崇拜和暴民。当看到英国崇拜暴力的政客们蓄意挑起非洲的布尔战争时，德国人天性中对非正义的憎恶使得整个德国甘愿做出巨大牺牲，集体挨饿也要建造一支海军去镇压英国的暴民。事实上可以这么说，当德国人发现自己在欧洲大陆被英国怂恿的暴民团团包围时，他们内心对于强权的信念愈发根深蒂固，更加相信强权崇拜就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因痛恨英国暴力崇拜而导致的强权崇拜，最终发展成为人人愤恨、邪恶残暴的德国军国主义。

我要重申，所有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暴力崇拜，导致了德国的强权崇拜，进而导致了如今欧洲大陆上异常恐怖的德国军国主义。因此，如果英国人和其他所有的欧美人民想要消灭德国军国主义，他们最先制止的应当是本国的暴民和暴力崇拜者。对于现今那些向往并呼唤自由的人，在此请恕我直言，无论身处欧美国家还是中国和日本，获得真正自由的唯一方式便是每个人都遵循规矩，适当地规范自身行为。回看革命前的中国，拥有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多的自由，没有来自牧师、警察、地方税和所得税的

烦恼。为什么？因为在革命之前，中国人都遵循规矩，知道如何规范自我，如何做个好公民。但是革命之后，自由却在中国稀缺了。为何？因为那些盲目追求现代新潮的中国人、那些欧美归国的留学生，从上海的欧洲暴民那里学会了不守规矩，放弃做好公民，转而成为英国外交官及海关税务司怂恿、包庇与扶植的暴民。再次重申我的看法，如果欧洲人、英国人想消灭德国军国主义、普鲁士军国主义，必须先让本国的暴民懂得如何按规矩行事，全力弹压本国的暴民和暴力崇拜者。

但是，尽管我认为德国的强权崇拜和军国主义是由英国的暴力崇拜所致，但同时也必须客观地承认，这场战争的直接责任主要在德国，而非他国。

为了便于理解这一点，首先要对德国军国主义在欧洲的历史追根溯源。在被宗教改革引爆的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日耳曼民族以其热爱正义、憎恶一切非正义及混乱无序的道德品性，手握军国主义这把利剑，变身捍卫欧洲文明的正义之士。换句话说，担负起制定规则、维护欧洲秩

序的重任，从而掌握了欧洲的道德霸权。宗教改革后，腓特烈大帝效仿英国的克伦威尔，开始以德国军国主义之剑横扫欧洲，至少是维护了北欧的秩序和统一。可他死后呢，继任者不懂如何用军国主义之剑护卫欧洲文明，欧洲的道德霸权旁落。随之而来的，是整个欧洲、包括德国司法界都陷入仇恨的无尽深渊，文明只是徒有其表。于是，深受其害的劳苦大众——法国的普通百姓奋起反抗，英勇地投身于反仇恨反压迫斗争。然而这些法国反抗者很快沦为暴民，并找到一个才能卓著且伟大的领袖——拿破仑·波拿巴。他带领暴民们一路烧杀掳掠，以摧枯拉朽之势洗劫整个欧洲，直到欧洲各国团结在军国主义德国身边，以滑铁卢一役击败这位伟大领袖，中止了他的军事宏图。及此，道德霸权本该归还给日耳曼民族，交还到德意志的脊梁——普鲁士人的手中，可是，建立奥地利帝国的其他民族心有不甘，因嫉妒而加以阻挠。结果，由于缺乏德国高水准道德的约束和军国主义利剑的压制，暴民们于1848年再度发动暴乱，令欧洲文明岌岌可危。又一次，日耳曼

民族的脊梁——德国的核心——普鲁士人凭借高水准的道德和军国主义利剑，拯救了君主政体（也就是俾斯麦口中的王朝）和欧洲文明。

但奥地利人——组成奥地利帝国的其他民族，再生妒意，不允许普鲁士人接管欧洲的道德霸权。直到 1866 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俾斯麦和毛奇发动对奥地利人的武力镇压，德国才重新收回霸权。拿破仑三世路易 - 拿破仑·波拿巴称帝之后，不追随他的叔父做个伟大领袖，却像个骗子似的教唆巴黎的暴民们拥护自己，妄图夺取德国人手中的欧洲道德霸权，正如爱默生^①所言，他只是个成功的小偷。结果，威廉大帝持德国军国主义利剑远征讨伐，在色当驯服了这个成功又可怜的小偷兼暴民骗子。信任暴民和骗子的巴黎百姓方才醒悟，洗劫和毁灭他们家园的，不是德国军国主义，也不是德国人和普鲁士人，正是他们所信任的暴民。自 1872 年起，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政治上，

^① 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美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曾著有《论自然》《生命》等作品。

德国人都掌握了欧洲的实际霸权，他们凭借天生的道德力和手里把持的军国主义利剑，压制暴民，维护和平，欧洲和平得以延续四十三年。所以，尽管如今人们谴责辱骂德国军国主义和普鲁士军国主义，但也不得不承认，欧洲最当感激的恰恰也是军国主义。

以上，我煞费苦心地阐述德国军国主义在欧洲的历史，是为了让德国人明白，我并非是出于偏见才将战争的直接责任划归到他们身上。这场战争最直接的责任就在于德意志民族和德国人民，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为权力意味着责任。

我说过，德国人对强权的信任和崇拜源于他们骨子里对正义的执着追求，对非正义、混乱以及无序的极度憎恨。当这种憎恨过分猛烈势不可当之时，其本身也变成一种恐怖的非正义，甚至比混乱和无序更为邪恶。古希伯来人便是如此。他们能够在欧洲播撒知识与爱，对正义的爱却因愈演愈烈而成为执念，演化成对非正义的过度憎恨，这种强烈、狭隘、刻板的恨意不断升腾燃烧，最终吞噬了犹太

王国。耶稣基督，如马修·阿诺德所言，拥有难以言表的温柔与理性，为了解救他的子民于仇恨的深渊，曾谕示：“效仿我的柔和与谦卑，你们的灵魂必得安息。”然而，犹太人——他的子民不听他的，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犹太亡国。当罗马人成为欧洲文明的守卫者，基督也曾告诫：“执剑者与剑俱毁！”奈何罗马人非但充耳不闻，还允许犹太人对基督施加迫害，最终罗马帝国覆灭，古老的欧洲文明毁于一旦。所以歌德才会说：“人类肯定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会宽容罪者，善待犯人，以人性开化野蛮。最先如此教导、践行并为之而献身的人，是真正具有神性的人。”

及此，我想借德国的伟大作家歌德之言向德意志民族呼吁，除非摒除自己对非正义的狭隘、刻板、过分强烈的憎恨，摒除自己对强权的盲从和崇拜，否则德意志民族会同犹太人一样覆灭。而失去德国的有力护卫，欧洲文明不可避免地会像欧洲古代文明那样崩溃、消亡。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对非正义的狭隘、刻板、过分强烈的恨意，致使德国人迷信和崇拜强权；又正是这种对强权的盲从，使得